

# 幸福漯河 暖暖新年

## 春联里的时光

■王春红  
我小时候的春联，大多是红纸黑字，是要买了红纸再写出来的。

腊月二十八之前，人们就会把春联准备好。家里有人能挥毫泼墨的，就自己写；通常是要请人代写的。

我们村有一个书法了得的人，叫书林。虽是地道的农民，但是常年写毛笔字的缘故，他身上自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儒雅气质。他的女儿和我同岁又同姓，我总是自告奋勇，拿着父亲准备好的长短、宽窄不一的红纸去求取春联。到他家时，院子里经常已经有了很多人，有的在等他写春联，有的在等刚写好的春联晾干。大人们院子里晒着太阳侃大山，几个孩子踢着用铜钱和鸡毛自制的毽子。我把红纸放在他写对联的桌上后，就到院子里和小朋友们玩，不着急，也不太关心啥时候能轮到。等他叫我的时候，我就去站到他身边，告诉他需要贴在哪里的对联。

他桌上放着一个粗瓷大碗，里面有半碗墨水，碗的内侧已被黑色的墨汁覆盖。那是他每次饱蘸墨汁后，在碗沿儿刮几下去掉笔尖儿上多余的墨汁、理顺笔锋的动作所致。那碗总让我联想起母亲多次给我讲过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要练完十八缸墨水才能成为书法家。小小的我心怀崇敬地想，他大概也练掉了多少碗墨水吧！

只见他身姿端正，表情沉静，手握毛笔，眼盯红纸，作沉思状，不为院子的热闹所扰。他会用左手在对联纸上选定字的大致位置。当他下笔时，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屏气凝神盯着他的笔尖。他握笔的手轻盈迅捷，字从笔下流出，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行云流水。当他写下遒劲有力的“天增岁月人增寿”，周围的人会轻轻地齐叫一声“好”，接着又安静下来。看他写完“春满乾坤福满门”，人群又会不约而同地发出叫好声。但他始终是安静的。他身边总站着许多看他写字的人。这些朴实的农民，脸上写满了好奇和崇拜，看他笔走龙蛇，闻着那淡淡墨香，陶醉在新年的味道里。

腊月二十八吃过早饭，就是充满仪式感的贴对联。通常是我和弟弟贴春联，父亲母亲不时指点一下。我用筷子蘸了糨糊，均匀涂在春联背面。为了粘得牢固，我会在墙上或门框上涂一些糨糊。然后，我站到凳子上，小心翼翼地将春联贴上去。弟弟给我打下手，递送春联、糨糊。

那个时候，年幼的我没有上下联的概念，总是很随意地拿起哪个就贴哪个。当春联被我贴歪了斜了，父亲总会笑着说“歪好歪好”。门上贴的手持兵器、威风凛凛的秦叔宝和尉迟恭，配上喜庆的春联，就有了珠联璧合的完美。

贴完春联，再在猪圈门上贴上“槽头兴旺”、在粮囤上贴上“出入平安”、在粮囤上贴上“五谷丰登”。总之，能贴的地方都贴上。红纸黑字，满是热烈的色彩和生动的祝福。

## 春节记忆

■郭彩华  
小时候，蒸馒头是过年的头等大事。

腊月一到，母亲便开始筹备蒸馒头的事儿。她筛选出颗粒饱满的小麦，然后用架子车拉着去磨面。当面粉被倒进那口陈旧却干净的大瓦缸，年的气息便愈发浓郁了。

蒸馒头的前一天，妈妈会把酵头从瓦罐里取出来，放入温水中化开，再缓缓倒入面粉，加水搅拌。母亲的手像是拥有神奇的魔力，不一会儿，松散的面粉就成了光滑的面团。面团被母亲放进一个大瓷盆里，盖上厚厚的棉被，放到厨房“醒”。

终于到了蒸馒头的日子，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生火。奶奶往灶膛里添着柴火，红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母亲把“醒”好的面团搬到案板上，开始揉面。她的双臂有节奏地动着。揉好的面团被分成一个个剂子，母亲再将剂子揉成圆润的馒头。妈妈的手法娴熟得让人眼花缭乱。

我蹲在锅灶旁，看着木柴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燃烧，跳跃的火苗映红了我的脸。时间好像故意放慢了脚步。我焦急地盼望着馒头快快出笼。有时候，心急的我会忍不住嘟囔几句，结果换来母亲的呵斥：“小孩子不能乱说话，不吉利。”我赶忙闭上嘴，眼睛却始终盯着那口大锅，满心期待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那白白胖胖的馒头，在我心中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

馒头摆满了蒸笼，母亲把蒸笼放到大火上，用湿布密封好锅盖。随着锅里的水开始沸腾，蒸汽从锅盖缝隙中袅袅升起，馒头的香气也逐渐弥漫开来。我守在锅边，馋得直咽口水，一次又一次地地问母亲：“馒头什么时候能好啊？”

漫长的等待后，母亲终于揭开了锅盖。热气扑面而来，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馒头呈现在眼前。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却被烫得直甩手。母亲笑着递给我一个。咬上一口，松软香甜，那味道至今难忘。

大年初一是我哥哥最兴奋的日子。天还没亮，我们就早早起床，穿上崭新的衣裳，兜里装着瓜子糖果，像两只欢快的小鹿，蹦蹦跳跳出门捡炮。大街小巷弥漫着鞭炮的硝烟味，那是新年独有的味道。哥哥鼻尖，总能在一堆碎纸屑中找到还没炸响的鞭炮。我跟在他的身后，像个小尾巴。每捡到一个完整的鞭炮，心中便涌起一阵小小的喜悦。

时光如流水。当年那个跟在哥哥身后捡鞭炮的小女孩，如今已长大成人。虽然物质日益丰富，但是我儿时过年的欢喜和期盼，渐渐消失。或许，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过年的形式，更是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是家人都在身边的温暖与安心。妈妈的呵斥、哥哥的陪伴，都成了我记忆深处最珍贵的东西。

如今，虽然年味淡了，但那些美好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也许成长就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懂得珍惜那些曾经被视为平常的瞬间。那些童年的记忆，将永远镶嵌在心底，闪耀着生命中最温暖的光芒，照亮未来的路。



我爱驻足于村里每一扇大门前读对联。

“春回大地千山秀 日暖神州万木春”“人勤春早百业兴 政通人和万民欢”……字里行间都是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期待。我从春联里获得了真正的快乐。那是我年少时感受到的最为独特的语言。平仄对仗的韵味，让我有种说不出的美好感受。

年的气息在逐渐平息的鞭炮声中渐渐散尽，只有春联依旧牢牢地守着它的地盘。春联在平淡的日子里接受风吹日晒雨淋，慢慢褪去色彩，如同一个新娘在平淡的生活中渐渐褪去脸上的红晕。来年春节，人们会重新张贴红红的春联。

现在印刷的春联款式多、很精美，但我每年都会去在街、社区看到写春联的场景。我想，那不只是在怀念过去，更是在书写未来。

今年，我的女儿在学了两年书法后，已能写出差强人意的春联。她写了几副春联让我挑选。

我选了“和顺满门添百福 平安二字值千金”，横批“心想事成”的春联。这就是我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

## 除夕

■周桂梅  
袅袅炊烟，升腾起一桌大团圆  
千家万户，共迎新春贺新年

鸡鸭鱼肉大骨头  
厨房内，餐桌前  
肉香与酒香在空气中慢慢弥漫  
浓浓的年味萦绕鼻尖  
那悠扬的旋律  
暖了肠胃、美了舌尖

一枚枚精致的饺子  
如一颗颗金元宝  
滚落到年夜饭的餐桌上

让人喜上眉梢  
那璀璨的烟花  
还有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热闹了千家万户  
在辞旧迎新的声声祝福中  
我们吃着瓜子、看着春晚  
等待着新年钟声

零点的钟声像一声惊雷炸响  
鞭炮齐鸣奏响新年的乐章  
祝福的话语在嘴边发烫  
起身  
我看到了黎明前的一束光亮  
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 年味

■薛文君  
年从腊月开始散发味道  
越往后味越浓  
厨房已盛不下  
对联已写不下  
灯笼已罩不下……  
它穿街过巷，溢出千家万户  
向村外蔓延  
年是万游子返乡的暗语  
世界再大  
安心的地方只有家  
灶膛的火苗舔舐了冬寒  
母亲的眼睛，早向村口张望  
父亲  
这座一年矮过一年的山啊  
把一张旧八仙擦得透亮  
年在车轮与灶棚之间回旋

使村庄一下子变小了  
藏不住的孩子  
追着哪里的年味跑  
年簇拥着黄昏  
从万家灯火跳到年夜饭上  
又腾空跃入春晚的长卷  
然后，醉倒在玻璃杯中  
年啊，是全家，全村人  
全中国人说也说不完的情怀  
它像一根纽带  
一头系着传统文化  
一头牵着现代文明  
陪伴过我们的祖辈、父辈  
陪伴过我们  
也将陪伴我们的子孙……  
它有一个  
14亿人民都熟悉的名字：春节



盛世花开(国画)

陈春生作

## 对联往事

他写字时，神情专注，一丝不苟，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手中的笔和面前的红纸。那一个个端正的字，犹如群蚁排衙，整齐而庄严，透着一股古朴的韵味。

三伯是村里公认的文化人。他擅长行楷，大小两支笔在墨碗里轮换着用。他运笔如行船、走纸似流沙，蓝色的中山装松开几粒纽扣，悠闲中透着法度，潇洒中不失稳重。每一个字都像是被赋予了生命，在红纸上跳跃、舞动。

劝哥作为新中国的高中生，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草书。他写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联语一经他的阐释，就引出一片恍然大悟的“哦”声。我们这些孩子一边把写好的对联拿到旁边晾干，一边煞有介事地听他讲解，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被那豪放不羁的气势所震撼。

贴对联更是个喜庆事儿。母亲用苞谷面早早打了糨糊。我拿着刷子，小心翼翼地把糨糊涂抹在春联背面。父亲则站在凳子上，仔细地分清左右，然后将春联稳稳地贴在门框上。大门要贴大对子，顶天立地的那种，每个字都有碗口大，透着霸气。大门旁的外墙上还要贴上喜帖：“岁次乙巳年出门见喜万事亨通大吉大利”。屋门

上贴着“福”字，瓦缸上贴上菱形的“酉”字，仓囤上贴上“五谷丰登”，院子的树木上贴“生机勃勃”，牛槽上则贴“六畜兴旺”。一时间，整个村子都被那鲜艳的红色装点得喜气洋洋，仿佛每一处角落都在诉说着新春将至的喜悦。

时光流转，如今的我已离开老家三十多年，在城市里安家立业。我们家大门上贴的对联是：“芝兰雅室多藏卷 书香不染尘。”这是妻子选的，希望家中充满书香，远离喧嚣与纷扰。书房门上的对联是“读书万卷归沧海 下笔微云起泰山”，横批“厚积薄发”。

岳父卧病在床。妻子挑选的一副对联是“笔走龙蛇姿雅韵 门迎福寿贺平安”，横批“平安是福”。

每当看到这些对联，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它们不仅是文字的艺术呈现，更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城里人贴春联没那么讲究。一过腊月二十三，想什么时候贴就什么时候贴。这些春联，如同冬日里的火焰，跳动辞旧迎新的欢乐节拍，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它们像一根根无形的线，将过去与现在紧紧相连，让那份浓浓的年味和对生活的热爱，在我的记忆里鲜亮如初。

## 过春节

■漯河市魏老师培训中心

祖润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在爆竹声中来了。妈妈一声令下，我们全家都参加了春节总动员活动。  
先是贴春联。爸爸铺开红纸，取出墨碗，用毛笔蘸墨汁，略一思索，开始挥毫泼墨。不一会儿，一副春联出炉了。爸爸拿着胶带和刚写好的春联，站到凳子上，在我的指挥下，给大门“化”了一个喜庆的“妆”。  
贴好了春联，我们一家人一起盘馅、包饺子。爸爸拿着菜刀，像将军一样。肉块“小兵”慢慢被爸爸征服，渐渐成了一堆肉泥。妈妈往肉泥里撒入葱花、食盐、鸡精等。一顿操作之后，香喷喷的饺子馅就

好了。  
我是饺子皮的搬运工。一转眼，爸爸妈妈已经包了几十个白白胖胖的饺子了。看着这些可爱的饺子，我不禁对爸爸妈妈伸出了大拇指。  
饺子包好后，妈妈负责下。爸爸大手一挥，说道：“我带你们去放烟花吧！”弟弟听了，兴奋地叫起来：“太棒了，终于可以放烟花了！”  
到了空地上，弟弟二话不说就点燃了烟花。霎时，天空被烟花装点成了彩色的画卷，美丽极了。  
放完烟花回到家，饺子也煮好了。“真好吃。”我笑着对妈妈说。  
春节是个幸福的节日，也是快乐的节日。让我们好好珍惜每一次阖家团圆的时刻吧！

漯河市魏老师培训中心  
优秀作品选登  
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启蒙、文学艺术赏析等  
地址：黄山路与颍江路交口东北角五悦里南商二楼  
电话号码(微信同号): 13781721689

## 炸藕夹

■王爽  
儿时的我，觉得炸藕夹是无可替代的美味佳肴。

新鲜的莲藕被切成薄片，每一片都像一轮温润的玉盘。肉馅剁得细腻绵密，饱含人们对美食的虔诚。轻轻一合，莲藕与肉馅便紧密相拥，宛如天作之合。裹上一层面粉，放入滚烫的油锅中，瞬间，“滋滋啦啦”的声响如同欢快的交响曲，宣告美味即将诞生。炸得金黄的藕夹，会散发令人垂涎的香气。咬上一口，外酥里嫩，莲藕的清甜与肉馅的醇厚完美交融，在舌尖奏响一曲和谐的美味乐章。不需费力咀嚼，藕夹便在口中化作满满的幸福。

犹记得幼时，逢年过节或家中有重要客人来访，母亲总会精心制作炸藕夹这道美食。那时候，厨房就是母亲的舞台，而炸藕夹则是她最得意的作品。当一盘色泽诱人的炸藕夹端上桌时，小小的我总是迫不及待地伸出小手，先尝为快。

炸藕夹的制作很讲究。藕片的厚薄需恰到好处，太厚不易炸透，太薄又容易焦糊、失去饱满的口感。莲藕的选择也至关重要，要挑选鲜嫩、藕节完整的莲藕，这样才能保证藕夹的清甜口感。调制面粉更是一门学问，面粉与水的比例要精准把握，太稀挂不住糊，炸出的藕夹不够酥脆；太稠则使面粉过厚，影响口感。炸制时，需用中小火将藕夹炸至八分熟。此时藕夹初步成型，



色泽金黄。捞出稍作冷却后，再放入热油中复炸。这让藕夹瞬间变得外酥里嫩，达到最佳口感。

炸藕夹与青椒、木耳等一同翻炒，加入适量的酱油、醋、糖等，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烩藕夹”便诞生了。

若是将炸藕夹放入高汤中炖煮，再加入鲜嫩的青菜或者爽滑的豆腐，煮出的汤汁浓郁鲜美，藕夹也在炖煮过程中变得更加软糯。这便是令人回味无穷的“烩藕夹”。

在不同的地方，炸藕夹有着各自独特的风味。江南地区的炸藕夹，常以细腻的红豆沙馅代替肉馅，藕的清甜与豆沙的香甜相互映衬，别有一番清新雅致的韵味。咬上一口，仿佛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

北方一些地方，制作炸藕夹时会在肉馅中加入些许花椒粉、五香粉等调料，使藕夹的口感更加醇厚，充满了北方的豪爽大气。

如今，我每次吃到炸藕夹，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那冒着热气的油锅、满屋子的香气、亲人们的欢声笑语，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  
——我的美食故事